



刻孫齊之先生松韻堂集

海虞 孫七政 著

卷十二

梅花頌

有序

并引

歲乙酉嘉平月四日之夜朔雪初飛松濤微韻與  
槎兒拾山葉煮茗於松韻堂之西齋遂擁衾而臥  
忽夢有客欲森兒作梅花頌者予喜而寤卽爲籌  
之旣曉則山童開戶梅影在雪中矣豈綠萼之英  
於冰花邪抑小子映雪將效

事逸而奇因爲記此且係

之曰

能爲天子宰相結和羹寔乃常開處士之家曾於  
却月凌風發駐輦花終不棄山林之僻衆芳俱落  
仙萼自妍羣卉爭工繁華蚤謝茲蓋天標逸韻皇  
錫幽姿映孤竹以風清儼羣仙於姑射以故騷人  
不敢擷其芳逋叟莫能窮其致也若乃江南春意  
庾嶺風光年年雪滿先花夜夜月明有影獨塞北  
之思見寄羌笛以殷勤倘萬里之全心折一枝以

相贈又況謝家庭下玉樹冰清仙客山中美人託  
夢却想他年成子曲江風度堪和若云今日開花  
鐵石心腸可賦遂作頌七章章三句體自柏梁意  
來橘頌庶以極梅之孤高芳潔云爾其詞曰

帝錫幽芳冰雪清孤高不逐春風榮獨持雅操媚玄

英其一瑤臺雨遍六出霏碧天流月影始生月桂偏來

結素情其二歲寒芬馥爲誰盈惟隨天風徹帝霧殷勤

持此感精誠其三冰心不與人世明祇許仙客調羽笙

舍其姑射羣仙朝玉京搖鳴仙珮揚

素

帝曰未洗鉛華聲之子指梅言

冰心應未呈素書映雪差可營其遂錫嘉實燮帝羹六傳說騎箕載降精不羨桃花燒二衡其七

棠陰頌有序

恭惟我邑大父母潭翁先生稟世胄之清華載純德之粹美少識奇字長蘊至文心懷子諒則跂足咸欲其昭蘇義抗直方則三槐弗視其顯赫行獨敦乎孝誼聲尤藉於生徒真操古之君子博雅之聞人而乃沈潛上德坎壈聖時厚積不發天寔培

之則我父母明侯應昌期而奮飛光世德而嗣起矣屈宰下邑三年於茲政和訟平推孝為理操割則游刃餘地解錯則運斤成風感翁嫗物之恩未暢故思敬寡哀獨必鮮其惠感翁嫉惡之節未伸故思鋤強鏟猾必去其尤感翁經綸之蘊未展故思訐謨遠猷必先試諸百里在我翁可謂以隱而為仕在明侯所謂移孝以為忠矣於是邑之搢紳先生咸作詩章以歌之而翁之光範懿行則備諸大

一數詩於太史氏敬獻頌五章以

其一章曰

維晉之山兮亘太清。衝奔千里兮孕至精。結爲都會兮集玄英。邯鄲之墟兮代蜚聲。我翁華胄兮世光明。發潛上德兮晦鴻名。蘊神蓄奇兮感巨靈。迺鍾我侯兮羅帝庭。

其二章曰

我侯之生兮爲社稷生。我侯之出兮爲社稷寧。弱冠登朝兮結華纓。來蒞我土兮鑒至清。二年於茲兮政和平。山岷海壖兮犬不吠。雞不鳴。侯之治兮神所聽。神之聽兮翁所成。天錫難老兮錫耆英。

其三章曰

野有田疇兮我侯闢之。民有獄愼兮我侯平之。皇有教化兮我侯宣之。凡此令美兮孰匪翁遺。民慕侯德兮詎弗翁思。所思伊何兮翁有燕貽。所誦伊何兮百祿如茨。

其四章曰

桑下  
維侯之有陽熙兮繫我翁兮

安  
入衢白雉進兮瑞禾歸反風  
滅火兮集豐隆誕維侯之扇和風兮繫我翁兮安且  
從願翁之後兮何天龍霈彼商霖兮四國豐

其五章曰

昊天無蔽兮鑒翁之懿我 皇無蔽兮鑒侯之治今  
侯入 覲兮肅肅令儀 帝曰爾侯兮爾補袞攸爲  
爾戩穀攸宜侯維夙夜孝思兮爲百辟令規維是  
一人之媚茲

祥光頌

有序

有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八月辛酉之甲寅朔吳  
郡古虞邑忽有祥光發於文宣殿之西獸角千丈  
屬天光芒斜拱西北極焉其色青且丹其光熙且  
郁其時著且久萬目所注白日增輝至次早之乙  
卯復然是時也有江夏段公篤純嘏之至心杼英  
華之盛采有宣城許公徹冰心於玉壺翔德輝於  
千仞於是光華應時而吐人文積極而生祥發宮  
牆無 星虹下臨之瑞光昭霄漢何殊卿雲布護  
所得聖人之精鬱而未試故

斯文宣子游之秘暢而無  
鬱故文光炳其彩此真 熙朝之上禎震古之希  
覲五三六經所未藉七十二家所未登錄也是必  
有命世之良弼復古之人英出焉鄙哉曰區區甲  
第間也於是艸野小臣敬爲之頌曰  
孔聖適吳炳淳精韜光匿輝三千齡邈俟 皇朝華  
國禎帝心始不愛休禎虹光千丈燭殊庭斗極光芒  
燦雲霓是曰人文煥英霧卽看名世夾 皇明萬禩  
千年海嶽寧

自題小像贊

昔人五十一記容卽才弱冠時都已記之蓋不忘故  
吾也夫色貌吾之委形也猶不忘乃爾矧所爲委形  
者乎予昔也清揚秀發朗朗裴容而今也偃蹇婆娑  
蕭蕭潘鬢然獨守故吾於方寸暗室能窺都忘新境  
於長年明鑑莫止歲在丙戌予登耆指辱池陽舒君  
爲貌予一小像宛然我也而非復故吾矣然所非故  
吾者委形也而非所爲委形也舒子雖善貌人神情  
獨

先生題像云我旣無我緣何

有  
爾我才識我又題云灑灑松風  
開徑惟我止止吉祥虛室惟我鄰靡二仲不妨有爾  
世罕知音不妨有爾

題舒君五岳小像贊

結情五岳寓意丹青遊戲三昧人貌榮名本來面目  
反鑑索形矚然雅致灑灑風生嗟乎可貌可名江湖  
良士莫名莫貌煙霞外史

題王利安畫像贊

高門華胄性樂丘樊素風儒行寄傲雲煙泥滓軒冕

匿迹一屢獨攜名句到處青山托頌酒德韜光內篇  
滄洲逸史金馬遺賢

竹爐銘爲羽士

截篔簹兮作鼎鐺敲石火兮烹松聲羽人咽嗽兮百  
慮澹海雲初碧兮山月生

夢中爲蔣仲君作芙蓉囊銘

丹霞夾日兮翠蓋倚天美人采采兮芳飈潔鮮雖有  
漢濱之瓊珮兮不若珮此以長年

色華盛而貞心自持以寔故每偕鄰曲婦織絰自給里乃有強禦慕厥令儀竊從鄰曲遽窺之姬以禮自防卽斷織謝鄰身不踰壺強禦竟不悛忽夜盜入戶劫姬姬以歿爲捍號呼徹鄰竟能令強禦疾捨去姬猶恥昏夜獨居誰表厥誠沐浴更衣積薪自焚激烈以捐生從容以爲歿歿之後三日厥有風雷之異邑之縉紳君子咸旌之傳讚將播之金石以風示來世主其事者爲瞿立卿氏立卿氏固徵詞於鄙鄙乃爲之誄其詞曰

厥初生民孰匪含霽禮儀未迪至性自形林居而別

總處而貞匪別匪貞曷異羣生其義皇云降俗赫風

淳儷皮始制嫁娶攸文歷帝踰王懿範日新二南之

化江沱是循其迨自三季民亦訛矣民旣訛矣化亦

頗矣乃多僻民懼此罪戾雖懼罪戾王澤未弛其維

此多僻民用逸只維此王澤民用極只臣爲忠殞子

爲孝歿亦言貞媛從一是矢其嗟我東夏肇國自吳

伯涼其矧我虞邑言游聖徒身教雖往

菁華

皇祖握極大闡

皇祖握極大闡

綱常兩儀載朗二耀重光風彼四裔矧茲德鄉其於

維德鄉皇化易濡烈節貞風史不絕書乃有賢姬抗

志捐軀斷織明禮蹈火表微其相彼烈火寧不荼苦

相彼荼苦寧不惻楚求得其仁遑恤其身視此烈火

卽甘露門其烈哉賢姬天錫令德蕙質春葩松心秋

實窶窶庶賤誰辨淑慝乃效伯姬千秋罔忒其烈哉

賢姬人孰無歾或貴鸞凰或輕螻蟻生為匹婦歾配

明祀日月爭光何憾於歾其烈哉賢姬天鑒孔彰東

海負冤三歲恒暘鄙水哭屍黿鼉塞江姬歾三日風

雷奮揚其十烈哉賢姬激此民庶弱者涕零壯者髮

豎賢哉大夫羣讚烈惋敢效邯鄲并燁彤管其十

九攻有序

歲乙酉之九日自金陵抵家才三日卽與君鎔浦

子為婁東之行訪王長公午刻過克正許君家談

少選苦以酒餉我恨莫留至舟雨甚白衣不來徒

詠悠然見南山耳更許燭滅共被談詩寢不能寐

丁巳辨攻詩君鎔快之強著此語

五上九日作也他日詠黃花籬下  
插茱萸登高持杯時當思此落莫不忘雅淡即可  
共蟹螯侑酒大是樂事雖然詩之爲道無論動天  
地感鬼神彬彬乎雅頌之音卽閭巷謠謔莫匪先  
王之澤之遺也僕於此道未窺一斑乃敢放言若  
斯蓋攻之云者將以攻己之攻而非攻人之攻雖  
名託輸梯而寔意存墨守者也夫是以剩舉瑕疵  
謝言精髓其詞曰

嘗謂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詩道亦然自三百篇以來  
猶一息耳獨資神理何俟多言而昧者莫覺遂至多  
岐故或有不根風旨剩獵聲華者則徒取壯麗爲工  
莫窮玄適爲勝雖貫珠聯璧窮山淵於紙上而龍飛  
劍去殺星斗於毫端是謂炫詩聲寔俱病而工逸兩  
妨者也

或有安排聲偶敷陳事實情性絕無意調俱長者則  
唯以形體爲似不知了悟爲先此尤詩道之膏盲庸  
鑿之無疾而愈扁之驚去也世之作者皓首迷途間  
有

少壯莫追生平盡非大痛難割

是

可悟世諦難言

其他則有機深孤白而寔才慚豹變故惟借美於江  
篇獵工於沈句而玄珠未得神彩索然此與目擊而  
道存神來而暗合者不可全日而語是謂借詩

又有雅詞古調非不燦然裸陳而以神韻本乏了不  
關情譬猶靚粧裒服雖全工於西子冶容逸態竟殊  
妍於捧心可炫瞽工難逃具眼是謂粧詩曰借曰粧  
津梁最淺

亦有爲疾最微可取效於呼吸宜資神於道者厥  
有漏詩亦名羸作何謂漏詩神理具來風骨兼駿徒  
以沈照少埋漏情於句字之間耳此則微之又微可  
取效於呼吸者也

何謂羸詩流派本端思致尤苦祗以足劣神駒學虧  
半豹亦有才窮孔廟夢還錦江則遂乏丰茸鮮媚之  
度故攻之則無疾療之則無方特資神於養道而已  
矣

又有神情亦不彩艷具足非不稱佳顧入門一別雅  
道  
或散而爲野或似工而寔巧

或

通下而入於詭或騁博而陷於繁

而若爲澀爲卑爲瘦爲寒諸家者不與焉蓋彼體也而局於才者也此才也而恣於體者也故曰非獨才之罪也體裁之莫究而愈工愈失者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是謂縱詩任其一偏而莫知取正求之今日此道方興

又有好名而寡識者不思魏文不朽之名言徒憐惠子五車之快意千年萬世決於倚馬片時插架盈囊盡是雕蟲餘蠹譽來庸目喪去良圖是謂驚詩好名而名日非者也不知東方與之問孰工一言與五車孰得

詩有各體疾亦多方微之則哲匠寧免甚之則下里恥言凡茲八者未能盡詩盡詩疾矣又有非疾可喻流毒詞林則以本非此中強作解事盡乖雅道尚謂名家是謂業詩雖性靈之難染恐佳氣之易于諒不興於哲王之世矣嗟夫僕也童歲習詩窮年靡得覩茲九矣敢及一辭哉重陽後一日書

序

生抱病索居情悰落莫緬懷社中  
諸子友生自蔣逕求羊謝家昆季外或跡  
絕千里或事變生平遡往則樂事傷心悲來則佳  
期慘緒僕雖壯夫能無驚骨莫覲者之子清揚莫  
忘者斯人粹美而予所欲忘者形也所欲覲者心  
也故曩嘗贈尹教甫詩云但令襟期苟相許白首  
不見心相通豈若人間行路難輕言託友九疑峰  
以此思情則情可知遂各著風神合陳標致凡四  
十有三人題曰詩社新評又曰懷知篇揭諸座右  
譬若曾城瓊樹朗照目前洛浦明珠交輝席上雖  
風雨如晦而若聆飛屑之音山河云邈而恍親映  
玉之度矣緘諸全好用代折麻所未 者先達則  
莫罄揄揚神交則未能彷彿非敢曰一代風流盡  
在是也

莫廷韓爲人正如淮南小山作招隱悲懷遠意不出  
騷家宗旨而以氣韻峻絕獨稱高作宜其爲風流  
宗

殷

式豆小精悍雄視諸傑故經營四

阮 又雅夏爾婉媚酷似其人

梁伯青 女關門敗俠聞雞出走雖壯心猶在而  
神氣索然忽遇少年遊俠恩情篤至匪特才情乃  
爾亦其所遇故然

趙王孫爲人如蘭相如澠池之會氣凌秦昭而能爲  
廉將軍折節千古生氣若寘我竹林則山吏部之  
畱心時務也

張仲立爲人才高燦發而託意幽玄正如冰壺秋月  
本宜看煙霞外去迺強使適俗故少年卽多子建

### 憂生之嗟

顧茂儉爲人如班伯遊許史子弟間迹寄綺紈心居  
風雅邇來茅山諸作大似霧運遊山

尹教甫爲人如聲子班荆道故宛若無人論交至此  
萬物莫移黃金落色之句令人感慨擊節江右風  
流首見之子

王世周爲人嘗評其苦吟若禪定與世若處子大足  
稱佳 向小節幾爲多情所累

囉 不言下自成蹊僕與綢繆最

天下人處此真有長者風

沈嘉貞身論其才情富逸向本四明豪士一不

稱意便爾投筆其任達如此猶存賀監風流

黃淳父爲人如陶弘景聽松風幽意可對而心存奇  
節朗朗照人今長逝矣倘不遇羊曇醉時那能過  
西州門又曰今幸有清甫在

朱邦憲爲人卓犖有氣是一男子能使王元美目爲  
孺子林宗此非偶爾

周若年爲人默而有深沈之思與之居若李青蓮對  
敬亭山相看兩不厭者詩藝精工是神龍間品格  
王百穀妙年詣文太史便爲入幕之賓一遊京華卽  
聲籍輦轂下此非才具能爾恨其名高招累紛紛  
應俗無異以珠彈雀

張幼干爲人好賢如渴有古人風前輩風流蕭索殆  
盡若非之子吳門大爲岑寂是於我輩中有中興  
功

俞孟式之安貴公子遭家多釁闕

庚直其閒猿野鶴羣耳及爲君歿

董子子簪毛鄭甫自金陵贈縞晤言何遽  
契闊何深董則鍊達先朝惜未見蔡邕獨斷而竟  
以貧歿遺書散亡毛則以急難友誼故辛苦獄中  
若更有急難者鄭甫當不至此乃知我輩不可無  
郭元振又不可無魯國孔融

古鏐自 家無美唱之文采得不寂寞曾與詩筭往  
還僅見金張二君金則季野春秋張則子國顏子  
倘有宋玉景差復出無美遂爲詞賦之祖矣

陸無從聞其獨步江都嘗於黃淳父座中目擊而已  
不交一言然其佳句有云匣有魚腸堪借客座無  
狗監莫論文其人已可想見

茗溪戚元佐未知爲何許人迺能知僕於明妃曲隴  
頭水等篇賞識獨至謂爲絕倫方欲締交而遽云  
徂謝冥冥之中負此良友

僕此編祇爲懷感宣情非爲人物著論故交

雖聲實俱敷何由賞識晤言朝夕

不俟記存知此則不必爲孫

餘響有山人馮子潛吳繼  
人皆 祇實可交

### 答賓戲難春月食笋

時惟芳月嘉賓來集山厨乏供茗筍聊給客有戲問  
於主人者曰聞先生有東南之美修竹一區青如琅  
玕美如珊瑚西山朝爽此焉霏微先生何芳時斲筍  
摧其萌芽先生急自責緩則觥將加於是主人立自  
責曰唯唯僕誠有過不知其幾請稅前駕更僕以數  
蓋昔方長不折高柴之愚顯父出餞惟筍及蒲父也  
何親柴也何疎爾獨樂韓侯之燕胥竟忘魯儒之樸  
愚筍者君子之子茗者荼苦之族君子何功荼苦何  
穀爾何漱君子之芳潤甘荼苦而不毒以燔以湘虛  
心實腹豈不聞渴莫飲潁川水饑莫食玉山禾忌居  
身之太潔貴濁世而同汗今竹葉乃賢人之祿竹實  
固鳳凰之腴舉世皆吞腥而啄腐類鴟鳶之嚇鼠爾  
何獨傲賢人之中聖擬鳳凰之啄黍且其下有錯節  
虬龍所蟄三宛蜒羊腸九曲爾又何斷盤錯以甄  
湯缺彼孤竹有子夷齊是名非時



孰

吳孔集陰陽既錯災沴相薄

聖人既

上與人情世諦煽灼薰蒸日夜剝斷

混沌先鑿一旦疾發孽非已作傷心物態舉目涼薄  
昔時把臂曾無款曲膠漆空陳誰可憑託不德不祥  
莫此爲劇惟我憐彼解體酬酢偃仰窅窿攀援犄角  
瞬息逍遙魂恬神漠病者曰祥君德最博解我天殄  
藉君盤錯而况老癯羸疾几杖必先支離會最天真  
獨全落魄矢志鬼神所憐故有朱顏美少從席蛾螭  
追權命酌羅襦芳芬彼直趨召如錦作裯華髮梨面

高堂自悲止如稿木支撐酸嘶我獨不去曲扶巔危  
劍客俠士心懷不平三斗壯膽噫氣蜺生彼直趨召  
任意縱橫續息才屬奄奄病軀霧山採藥未進刀圭  
我獨不去曲引岐俞西京七貴炙手可熱玉堂金鋪  
高門戟列方春燕喜蘭麝酷烈彼直趨召揚脣吐舌  
逐臣羈客山藪托跡別鶴唳空哀猿嘯側歿灰不然  
燭火已熄我獨不去曲娛晨夕凡此諸德曲何負直  
且我觀  
窮姬文韜光殷箕毀容公旦迂  
身乳  
折與道汗隆首陽非拙柱下誠

工人  
而不知無用之從曲者所以全  
其直也  
其通龍蛇不蟄不能藏身尺蠖不  
屈不能求伸亢直矯厲道家所忌蜿蜒委蛇處世之  
宜渾樸者至道之要美好者不祥之機故此一曲几  
也不用則誅殛斬刈用之則萬乘之器敬布直懷冀  
蒙曲庇

東海若之臭瓠辨

東海若之臭瓠其穢其狹其幽冥其安故不遷爲糞  
壤爲蟻虻爲堅石柳州先生述之備矣一日東海若

見柳子之文而驚曰噫嘻乎予何忘是臭瓠之臭不  
誅逾千年也乃議流之西弱水流沙之域俾沈溺墊  
沒隨風流行達之八紘之表以禦魍魅無得汗此中  
國戒行有期東海之波臣聞之則介雲將師而謁諸  
東海若曰以臣觀之東海莫公平安分善揚海若之  
譽如臭瓠之德者而若一何誅之暴也東海若復大  
驚曰怪哉臣胡瞽亂若是有說則臭瓠并生無說則  
皮互

天俛而嘻而言曰臣安敢無說

能自安其穢不敢以

不

也

若欲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

荒之島而斥之清流也則瓠復自安其分突然而往  
終古不敢言變其德者彼豈不知冥腐之可畏清明  
之可浥而思一日自洗濯其惡哉誠內顧其德不敢  
以自同於清流耳且以是瓠而浮遊於大海也大海  
不加污焉益足以昭若之大揚若之芳馨予故曰東  
海之中莫公平安分善揚海若之譽如臭瓠之德者  
若縱欲誅是獨不見東市之贅蛙乎夫東市之井有

賈禽焉爲賈於東海之潛拮据將捺羽尾樵條爲巢  
六十年而始克家東海之百貨咸輳積以累鉅萬計  
而禽之贅爲井底之蛙思欲盡攫井禽之室而無由  
也乃蟻虻於井禽之腹糞壤於井禽之役堅石於井  
禽之蓄藏靡不甘也靡不忻也以蠱井禽之家於是  
果盡攫井禽之室不遺錙銖窟而藏之井此亦足以  
污蟻其身矣猶未也而乃幻爲淫哇之音安忍爲之  
以亂井禽之鬼爲若敖氏此亦足以污

蟻

乃彭腹攘臂而怒號於井梁曰

予此

皆謂予蛙之德莫廣若世皆狹

予蛙之德上達若世皆幽冥且拘躑躅而噫氣  
恣睢而滿意適一鷓雛之禽過而憐之呀之曰來汝  
井蛙予將濯磨汝於東海之清流矣則復澎腹攘臂  
而嚇之曰東海之波孰清流予者得予之清則鴟鳶  
之腐鼠皆鸞鳳之食矣汝疾去毋亂吾業鷓雛之禽  
爲弗聞也者而去之曰彼井蛙之王長也而亦天之  
戮蛙也然則東海之臭瓠特形累耳未若東市贅蛙  
漸於肌浹於髓腊於腎腸沈錮於膏肓而不覺也向  
使井底之蛙與臭瓠絜芳比潔則臭瓠之不爲許由  
之瓢者幾希矣奚啻軼魏王之大瓠且蛙之藏東海  
之波及也則亦東海之治也今若也垢疾不藏蒐慝  
不殄錯天之紀亂天之刑是謂反常上帝將誅東海  
若矍然改容而遽謝曰微子予幾干上帝之誅哉乃  
亟赦臭瓠不誅誅東市之贅蛙而東海之風益清

自誓文

僕年來因之漸長恐辜平生遂絕意家人生產  
一心甚至失高堂定清之儀割懷中

珠玉

言

以僻矣而終不能得由是始

知舉一節不仁害生伐性之利斧其寔蠹倫傷化  
之霽藥也僕今已四十有四倘且不知愧恥更復爲  
之從此卽便有得亦當四十有八中間尚須勞筋苦  
骨矻矻不休不知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而况已猶可  
言謂親奚若人生念此真可以痛爽傷心五內俱裂  
腸一日而九迴髮須臾而盡白者矣於是僕少亦靜  
者今更知非悼前鑒以躑躅慨餘年之可追遂效古  
人告墓之誠竊吾祖之初之義深心自誓期自今以  
往卽當斷棄業根永付水火言一笑一順母氏以爲  
歡爲詩爲書陶性真而自得更爾計先人敝業之餘  
採晨昏應物之暇伏臘旣釀友于可親澗沚羞毛朋  
賓聊給乃相與二三同志高談胸襟笑傲濁世蒐獵  
百氏之精英洞鑿作者之玄境登玄圃萬玉之場摘  
少室三花之藥迴視曩昔濁障不啻若啄腐吞腥癡  
鳶嚇鼠當此之時雖有豺狼百萬塞途咆哮能距我  
之行之不能之定中之樂縱有波瀾千疊頃刻變  
態能

以我慧中之見今顧乃釋此

之宜  
之不宜爲而久爲命也傷哉  
命也傷哉方不誓言旣畢遂歛衽端坐而作偈曰何  
當偏執性自棄薰蘭芽一覺苦海非永入清涼界

不談世事引

人生百年如白駒之過隙耳况爾乖情離索雅晤不  
常兼僕懶慢相成良朋罕至倘得二三同志惠然來  
顧乃不啻隙駒中之歲鳳和鸞美卽復規以德義娛  
以藝文猶恐負班生之永夜失長統之昌言也其或  
叅以世務間之俗情無乃歲鳳爲予以乖音和鸞顧  
予以失步乎用茲自警揭諸座右謹緘世俗之鄙語  
敬聽君子之德音

冰壺館紀夢

彊梧單闕歲之玄冬夢家藏之古登中忽產丹霞予  
採其霞置袖中祝犁大荒落歲之青陽月夢倭國之  
君來我中國持丹墨古鏡買云丹墨是彼國真女子  
將神光水點成鏡是古籩豆所鑄售予予懷墨袖中  
把鏡西更月新秋毫又夢

今天

浮圖予臣對曰邑舊浮圖

卽天

遂登九氣浮圖歲之白藏

月夢三人有禮聖之玄胙侑以八閩之扇文山之  
管又夢得一寶劍劍是昔周山人贈皇甫仲君者其  
刃則青蓮之寒鏗其柄則黃粟之英瓊孫生得夢喜  
曰此皆文章之祥乎

### 紀異

萬曆丙戌之秋未獲淫潦之後繼以積陰民間薪米  
騰踊而薪益甚幾尺朽重尋桂至嘉平月復多陰民  
益困是歲於小歲夜立春當乙夜許卽大雨如夏月

達旦歲夜雨稍間歲旦陰無日晚刻煖甚如暮春許  
候昏時卽雷電交作乃大風颺屋瓦至朏日月平如  
仰盂色微赤如初升日與長庚相竝行是後惟昏時  
見月至人日陰稍開穀日陰次卽細雨濛密如霧不  
休次卽雨雪襍下至元夕甚遂雨水冰次日寒甚鷹  
隼皆伏不能飛余家萬年枝上葉葉皆成水碧余元  
夕詩云銀燭家家深雪映冰花樹樹百枝懸乃詠其  
寔意也歲之冬余遊荆溪苦寒特甚先之木介

樂

至長至日始晴皎夜月白

如書

路數不絕口而余詩則有霰雪

長途盡

即明稀之句云既歸復數尺雪予家庭

下松爲雪所摧一枝懊惱甚故嘗柬友人云六微霽亦忌我百年老榦皆實迹也次歲卽大浸稽天者二年而戊寅之秋九月蚩尤旗見西南彗東指如突煙幾竟天自斗牛疾行貫紫微庭歷百二十日餘復有白雲如截肪百千遍極南北下俱東西長竟天南北望之極桑榆下莫窺其際竟三日不散說天者以爲此月衙與蚩尤旗皆水兆由今觀之則雖無月衙蚩尤之異而太白晝見兼之木冰商羊又將舞吳會矣

合修興福禪林招真道觀疏

伏以珠宮寶刹法門之崇供雖殊玄旨空宗真詮之要妙本一執其殊者則喪彼我於二羊會其一者乃混玄同於得免總是息心之淨域俱爲度世之靈源顧象教興衰一歸冥運而振揚功果必俟偉人茲有姑蘇郡直北之古虞山者遡崑崙而來驚月窟非遙拱若木以奇華偏麗仙谷霧巖之所交蔚瑞氣祥

迺

則有興福禪林東麓則有

招真道觀中標雄江左證霧真今法寶代不  
乏人述古迹兮幽踪書難具美若禪林則捨宅白柳  
首悟緣之日錫名由梁皇懺佛之年觸紫澗以成霖  
老龍聽偈吼蒼林而拔箭猛虎駝僧破衲殘經之高  
宿分明支遠潭影山光之妙句宛似許孫若道觀則  
玄元老君親來化現昭明太子首屬品裁星檜雲梯  
真是仙人洞府劍飛丹化不殊上界風光服食以成  
真者追緱嶺吹笙之駕霧通而感應者步龍山謁帝

之文可奈胡運值衰魔兵遂熾

聖皇御極火劫未

消遂使桂殿松廊半作艸萊衰徑雁堂龍藏都成狐  
兔荒丘如來面目土埃中樵採者愴焉而出涕真宰  
衣冠風雨際登攀者惘然而興嗟盡謂法輪將整定  
遇轉輪之朝復云玄教將興應在崇玄之代今幸遇  
我皇朝殷味道含醇之風懋興衰舉墜之政將啟  
玄關於再朗維津筏以重航於是則總憲分牧膺繡

卷一

在中朝第一名流郡伯邑侯擁畫

輪

無雙國士故於遊刃運斤

之

歌俎豆之餘搜十方之蠹

畝日

經而後未必舍利光普生蘭若從

青牛渡關以來何能真人氣徧吐丹房猶且寺寺重  
新區區鼎建豈若茲人與地而俱霧獨膺淪替華與  
實而竝茂可廢葺興遂允諸朝紳庠彥之請信彼耆  
年稚齒之心因命比丘某等振鐸揚鈴周四門而乞  
施道士某等修齋焚誦歷下界以祈財但願略訪布  
金迦衛功德僂不在須彌山下無勞種玉藍田珍寶  
當只在方寸地中若使三車出宅須教七寶盈車但  
看化鶴來家僂遣飛蚪纏鶴他年姓字必掛仙曹宿  
命根緣應生佛國欲結無量之勝因聊致一函之短  
疏

重建古杭雲居寺觀音閣文

蓋聞慈雲遍覆處處容金粟之身慧照普宣在在息  
如來之駕然必法相之瞻依得地則使心相之受持  
不撓故普門之化現非一悉緣我心淨土之莊嚴幾  
何全參皮耳

麓有雲居禪寺者勝介於湖山

足煙霞創始自雲居老衲

依羅

盛於中峰祖師薙忍艸而

葺梅作之室乃是香林衆布樹樹龍鱗緝宇宏開重  
重鷲影標勝幡而孤揭紗清鏡以獨飛招法侶而大  
振空門則林遠之流肩隨而至集勝因而精窮釋典  
則孫許之輩繼踵而來遂使漢宮雲鬢托舍利以生  
光佛頂尼珠建浮圖而合禮蓋不特叢林之選勝固  
亦禪派之宗門也寺舊有觀音大士殿一區正大悲  
超世之淨域爲白業息心之玄津度旣過則寶地盡  
掬蓁蕪法將興斯荒楚聿新象構故或振鐸名都歷  
四門而普化或擔囊遠道亘千里而乞緣迺至天意  
乾封濬清泉而得像人思法蔭祈火宅以生涼儒英  
武冠抖擻興大檀越心朝貴野逸齋潔施優婆塞飯  
於是布地作金似由天雨化殿成閣恍疑海湧闢牖  
則扶桑之日曛曛飛棟則蒼梧之雲吐納翠列羣峰  
盡是西來面目煙開一鏡了涵三界河沙青蓮座上  
藹藹落天中塔影白鳥壇前紛紛墜雲際空花將見  
累性之有也淨則情塵自滅證法者果境圓則果佑  
獨

一刹須信空心有相卽非

以自挹而指實際於真如非名相之  
可究一切妄心信能解脫無邊苦海應時超度我願  
世上人間一心皈命菩薩乃為偈曰

欲議如來法 如量海潮音 如來說法相

不離色相觀 我在虛空觀 歷遍恒沙界

世諦即非塵 寂定即非法 無染亦無著

此是真空心 識達真實性 清淨同蓮花

觀此菩薩身 剎那遍河沙 不礙虛空性

蕩分明慧照懸空仰瞻壁勢參差了似法雲垂蔭作  
衛則城紆翠嶺標祥則塔映蒼崖碧凝禪眼一泓石  
罅流泉青比佛頭數點林間遠岫蓋本玄天擁劍之  
笏上將褰旗之隙艸萊藏勝泉石畱奇若有待焉於  
是有其比丘者苦空結夏善誘經年萬峰積雪曾獨  
栖身丈室燃燈願同禮佛將建大慈之高閣永安金  
粟之圓通遂向興公乞地卓錫於天台賦中不費道

支硎谷口靜裏香銷金鴨盡力焚修

明家八弟子某托鉢披緇隨

石在覓菩提之種迷途曜日  
田苟悟宿根卽知來果七寶全施不  
須投徧大千片念方興便是功超歷劫跨見蓮龕乍  
湧光圓於彼岬須彌卽看獅座纔莊音匝於恒河沙  
界謹此奉疏各如意吉祥如疏者

談稅略

學者固貴信古尤宜秉鑒古人之言有未必盡信者  
不可爲英雄所欺卽如鍾品論詩古今稱絕然詎無  
遺議難掩慧目夫二品所論專尚五言乃蘇李蔚爲

歷劫永無爲 變化無停止 應作如是觀

爲松上人掩關乞糧疏

竊以如來證果亦常棲雪嶺以脩真天人化度不免  
寓王城而乞食蓋息跡觀心上丐諸佛而資益慧定  
披緇持鉢下丐施主而資益色身總是法門非關世  
諦茲有海松上人隱巖者古吳秀宗宿心勇往孤峰  
去目卽窺幻海之無涯雙樹結龕了悟欲塵之不染

月蕭寺半偈聊持但裹足於

多集比丘卽厨之鹿

是惟諸檀越長者施  
片施稍分稊米於太倉福田  
歲增佇結良緣於沙界庶使石上殘經重看對月雲  
中破衲再見朝陽

虞山大石西巖大慈閣記 代趙少宰

竊惟如來雖普應十方而樂因名勝般若雖高超一切而妙託莊嚴蓋無住無著卽有諦之真如有相有因卽無爲之善用以故西乾瑞刹總擇霧山東震精藍孰遺寶像若夫虞山之大石西巖者俯瞰湖光沃五言宗首子卿固少駝少卿獨不可當士龍之於士衡耶何獨遺之若曰上品所論文之極致耳則子卿得無翱翔劉王潘陸間而何至遂寥寥若此又如士衡擬古篇章非不富彩艷非不縟奈酷擬形似拘攣太甚了難會心若以古詩叅讀豈惟嚼蠟無味抑且令人厭去中如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又如不惜佇立久但願歌者歡等語詞意俱拙其稍精工處不一使漢人見之鮮不僖父士衡雖無作鄧林之蓋平原佳處甚多正在

且記嘗言之矣士衡專尚規矩

直致之奇此言精當可為詩家玄牝

蓋古詩惟直致胸臆故能真意橫生神奇千古此中  
綺錯何許今士衡全以形格為障礙安能綺錯較而  
言之不逮文通擬古遠矣知言若彼何卒昧之

班固兩都賦家之元氣也不特氣雄千古而議論亦  
精絕卓詭平子十年擬之僅得稱雅馴工緻耳譬則  
雲霞絢彩於天豈機中之錦所能擬乃若左思三都  
非不才贍然多牽率蕪穢排比合鬧之疵使平子見

之猶未免揶揄耳大病在說魏處無收拾尾亦太冗  
且此非特文章使然兩漢事業人物豈三國所能仿  
彿即令孟堅為之必不能上方兩都矣文章之與時  
高下以此

鍾品謂左太冲詩野於陸機非知言也祇當云俊於  
陸機耳善乎謝康樂言之曰左太冲詩潘安仁誄古  
今難比

傳毅武華 絕可喜而末別程馬材遂令舞意

并 橫七舞容文態俱入神解即以

馬吟

馬者滅若沒若亡若失當求之

牝牡騶黃之外者也意本灼然觀者無訝

王子淵雖曰有俊才亦曰時無枚馬諸公耳其得意在聖主得賢臣頌然亦非西漢第一家文字四子講德論次矣洞簫賦抑又次焉其形容簫聲絕無佳處且雜亂無章季長笛賦雖稍祖其制正自佳絕氣亦奇邁卒如子淵賦簫令人亦何必愛簫聲

傅毅舞賦輕捷宛然一妙舞在目前而多註家未會處如擊不致筴總言舞者之輕疾與蹈不頓趾全意耳蓋歌者致筴以擊節本至速也而舞者體勢輕疾其擊拊處尤速不容一致筴猶言間不容髮也蹈不頓趾自言舞者不頓其趾猶云絕塵而奔

張華勵志詩云蒲且縈繳神感飛禽此卽養由矯矢獸號於林與扁鵲針鵲影意全不必言一中而一中如今註家所云也

顏延年曲水詩序將徙縣中宇縣謂樂縣也故下云

張樂代

走郟中宇對張樂代郊全不似六朝

人五

樂故起卽以鐘石歌詠與皇王之

陶

若曾紘所疑吾了不解也若作

形天無千歲則了然在目若作形天舞干戚則上下

文真不相涉何反言之哉此蓋因帝女之天歿故云

然耳非說精衛既化之後也讀書且不傳信又安能

傳疑

陳拾遺別李參軍崇嗣詩云四十九變化一十三歿  
生者四十九變化卽易大衍之用數也天地間萬事  
萬物之數孰能逃此一十三歿生卽老子生之徒十

有三歿之徒十有三也玄黃卽天地也茲望卽會合  
也李陵贈蘇武詩云安知非日月茲望自有時此詩  
大旨以達生爲主其源出自子荆零雨之章言離合  
卽言壽夭也子昂作如此等詩所以絕六代之華靡  
振百家之風骨卓然大雅不羣

文章自有李于鱗王長公遂令乾坤中別具一眼界  
真曠代絕才有扛鼎筆力然舉世效贖學步者不勝  
其蜀敘美公視爲其弟若友乃能獨攄真意卓然

蚺振起千一 年墜緒爲詩家大宗

而會特盛然自迪功以後諸皇甫競麗爭秀  
而祠部公尤卓絕精邃其得意處一塵不染真有鳳  
凰千仞意當與古人絕佳處相埒世皆以禪棲匹東  
覽噫東覽絕矣蓋其高處不但格力正以其神情曠  
絕會心霞表乃爾此正司勳所深讓故不特子安絕  
也知子安者亦絕

讀子安之詩不知子安之難及試取今人極得意詩  
誦過更讀子安詩却令人爽然自失然後知子安之  
高正如月出蓬萊閩島中豈人世風光所擬

皇甫水部詩清曠罕儷其志意亦復玄曠故其文迺  
爾悼子兩篇令人拊心痛絕安仁雖云能敘悲怨不  
能不爲此惻然

左氏釋

宣十二年邲之戰楚伍參言於楚王曰其三帥者專  
行不獲聽而無上言中上下三軍之帥欲各行己意  
出於一而使三軍之將佐聽之則  
而不可制猶言進退皆不

川年可

出於一而使三軍之將佐聽之則

而不可制猶言進退皆不

年二  
六祚明德有所底止言天之祚明德也各有極至之時未遽改也

鄭穆公云蘭歿吾其歿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言若蘭凋謝而歿時吾其歿乎蓋此本吾之所以生則吾之歿亦當與之同時也於是果至刈蘭之時而卒今按穆公卒於冬十月乃夏之八月春蘭至此正凋落可刈耳豈曰自刈之乎且文公所與燕姑之一是折蘭爲佩未必是根生者何刈之有刈蘭字又見

穀梁昭八年秋蒐於紅傳曰艾蘭以爲防蓋蘭香艸樹蘭卽非所欲艾而有用則艾於澤中如田獵之類是也故曰刈蘭不然生人之所愛而穆公之蘭又文公之所貽燕姑之所佩而已之徵也何爲自刈以促其歿耶○按此特言刈蘭之時耳註言自刈其蘭大謬不然蓋穆公之生以夢蘭徵而當其始疾也猶是蘭未凋時故自言云云

二年良暱之言曰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人言我本以勇力求車右若果無

為過是見黜乃其所也若我自  
上之知我矣亂何可為哉註皆誤

成公十七年 長魚矯曰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  
軌此外蓋指三卻三卻在內而曰外者以欒武誣卻  
至欲與楚謀立孫周是作亂於外也

襄十年 亦以退之謂退晉也大略言晉師等退耳  
若從之而退則楚之圍我必不能還師以救我猶將  
退也我何利之有焉不如從楚則既可以免楚之圍  
而晉師亦必不逞師以伐我矣是亦以退之也何利  
如之

十一年季武之欲作三軍者將分公室也叔孫穆子  
之不欲於始者恐季孫欲專魯政不能令三家共分  
之也故下云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必盟之而後從也  
註未融此意

三  
夫之師伐齊圍平陰而經書圍齊者以齊  
守平陰故曰圍

見荀偃之疾非反

顯誣其君上之失而公怨也幸而後亡言必將誅殺幸而後出亡也註皆非

昭公三年叙晏子事有且諺曰此諺字是左傳之辭非晏子之辭也言晏子既使里人反其故宅矣且舉諺以與之言欲其必反也與書無逸乃諺句法極相似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 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此相字是指相水而非相火也蓋楚爲火正祝融之後陳爲顓頊水德之後而火爲水妃則楚當相治於陳猶火之相治於水也

十二年 祈招之詩皆楚王問子革而子革答之也句解言倚相之辭想是刊誤

二十年齊使者公孫青曰阿下執事蓋青始以衛侯出奔請命於齊君齊君云未出境則猶衛君也故青云阿下執事阿猶阿附也猶親比也如此

干

二十一年牲和則嘉成謂百物既和則百祥所由與故曰嘉成非嘉樂也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至相過也恐在日月之行說不在晝夜之短長說

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 人犧實難已

犧何害言已爲人之犧則寵飾之盛或招禍難之來是人犧實難也若人爲已之犧則權實由已遂宜獎成其尊貴以遂其寵榮不宜緩怠以生人心是已犧何害也蓋賓孟欲王遂成子朝之貴無使他日已犧反爲人犧悔無及耳

定公四年公及諸侯盟於臯鼬句解說魯主盟不可解此則說經之過也

六年 孟孫強爲陽虎請而范獻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此入字是謂孟孫入其言於晉非陽虎入晉

平夷儀之及公使視東郭書即使犁彌視之也曰乃

彌之辭

在行列之後特不離行伍  
不反之曰王在後則殿師以後爲勇其御何爲  
譏之

十三年秋經書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註家以非始  
禍疑之今詳傳意鞅以韓魏知三家之請復而始歸  
絳則其未得君命而入晉陽者果何心哉

哀公二年 謀協以故兆言古人之卜先人後神惟  
人謀之協以故得鬼謀之兆今謀既不協龜安得不  
焦 哭而遷墓言哭於先君之墓而後遷也

六年 再敗楚師不如歿棄盟逃讎亦不如歿歿一  
也其歿讎乎言若戰而再敗楚師不如歿不戰而棄  
盟逃讎亦不如歿歿雖一也然與其退而逃讎以歿  
不若進而敵讎以歿也註家說再敗是退師大不通  
若然則退師卽逃讎也何必分說蓋楚王因卜戰不  
吉卜退又不吉故欲從戰而歿耳

由已率常言人當如昭王由已以率常不必祈禍福

也

一深不可識者言至德淵妙深  
 不可測贊美之詞也非不有其識也強為之容者亦  
 贊美之意言至德既不可測若但強寫其形容則如  
 下文所云而已此即孔子言堯德不可名而所可見  
 者特功業文章之巍煥意非至德之人自為之容也  
 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者言至德之人常持謙  
 抑之心故於萬事萬化一惟能因故循舊而不為皎  
 潔新奇之行以是炫鬻於天下故曰能敝不新成語  
 意皎然林註大錯

天地不仁章林註雖說得好然亦未為精察得老子  
 意此不仁二字當與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意相  
 表裏言天地聖人與萬物萬民相忘於至道至德之  
 中渾然不知有仁故於天地間萬物萬民任其自生  
 自化略不介懷此所謂無情之世太古之時也若說  
 不自有其仁以治天下之仁恩為芻狗又說淺一塵  
 了

言自然章言至道之在天下何俟多言乃有自然  
 人言筌也若云以自然兩字為希

言爲輕根章於大鑿祗緣看離字差了他註好

執大象章云大象天下往者大象卽大道也往卽歸  
往之也我能執自然之大道則天下之人皆歸往之  
矣天下皆歸往之而我能順其自然隨物而應不以  
私智穿鑿害此自然之道則我與民皆相忘於不識  
不知之中何往而不安耶平耶泰耶故曰往而不害  
安平泰也由此觀之則至道之妙極矣樂與餌以下  
皆贊歎至道之詞言有人能樂與過客以餌則過客  
皆悅而爲之止畱此皆悅其味也至於此道則淡乎  
其無味何乃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用之獨不可旣  
耶此是老子文章奇妙處若說音樂飲食客散而止  
此有味之味易窮則不惟文章無味而亦牽強不通  
夫樂餌旣爲客而設則客散自然止了豈爲其味之  
易窮耶且客散之後豈能終日不飲食耶竟不知餌  
者用之終身而不可去者也林註大錯

德之容章此容字非形容之容乃心容也猶言孔

解

其惡相去何若者言善惡之在天下則不可分別也甚至善之在吾身則不可自有其善雖然吾特不有其善耳非謂惡亦可爲也至於人之所畏吾豈可不畏而曰恍兮其未央哉語意自明註說善惡皆不可爲誤

將欲取天下章此取字不過欲得天下之人心耳卽如堯以帝唐舜以帝虞其垂衣之治正是無爲而取天下處非曰未得天下而欲得天下之土地人民也林註非是其說譬喻大道尤非是道至於天下王極矣何尚皆譬喻哉

或問申韓出於老子曰此自申韓借老子之意以文其刻深之術非老子之意本自有申韓也如聖人制仁義禮樂何嘗欲使後世有大盜而大盜者自竊聖人之仁義禮樂以文其姦耳太史公文字有累言之而不復有一言之而意足者其叙三家學術只老子深遠矣五字已剖盡三家精髓更何俟多言若其自敘中則專以孔子與老子對言此便見太史公本意

今三  
與之全傳正見古人之學有

相化

世帝王不可爲其所欺此正是

太史公深遠處而宋人輒指道德爲刑名宗祖是老  
子術不申韓而論老子者則又深切申韓矣不知柱  
下玄全一老脩爲許大年紀何復及此參夷之誅  
或問管子與淮南孰優曰淮南多論大道管子則專  
意富強安敢望淮南但淮南皆摭拾諸子之言在子  
書中一類家耳管子則自成一家言以此不同然則  
戴記亦摭拾也曰戴記傳聖人之精微淮南竊諸子  
之緒餘豈可全年而語其所全者僅一月令耳人知

